

作家艺术家文学传记丛书

AIWU ZHUAN

廉正祥 著



艾芜传

流浪文豪

流浪文豪

沈從文

廉正祥 著



(晋)新登字2号

艾 芜 传
——流浪文豪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1.25 字数: 256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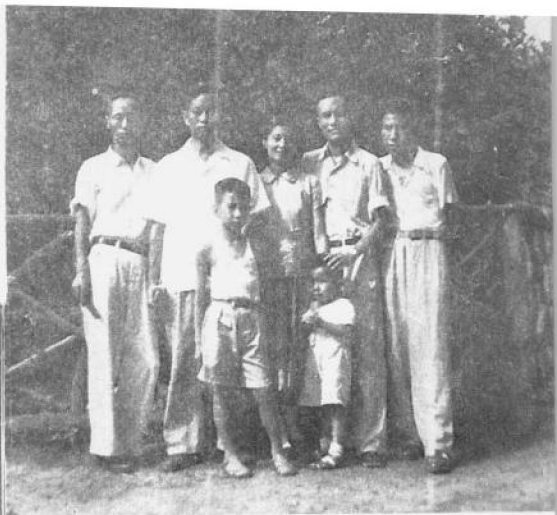
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册

*

ISBN 7-5378-0919-4

I·897 定价: 6.80元



▲后排从左至右为臧克家、艾芜、沈承宽、张天翼、李季。



◀艾芜在北京



▲艾芜与本书作者廉正祥在一起

小 引

1925年深秋，昆明秋风白露的街头，徘徊着一位穿长衫的年轻人，操着川西口音叫卖一双新草鞋，以图换几个铜元买烧饼填充辘辘饥肠……

1927年暮春，缅甸仰光腾越客栈，一个病得奄奄一息的四川青年，交不起店钱，被店主赶出门，倚坐门前街沿边，任浮云也似生命，慢慢消逝……

1936年，鲁迅先生向美国记者斯诺介绍左翼作家时，说艾芜是最优秀的青年作家之一。

艾芜是谁？鲁迅先生为何如此器重他？

他就是流落昆明和仰光街头的那位四川青年汤道耕。他依据滇缅漂泊的经历，写成享誉中外文坛的短篇小说集《南行记》。

云南在艾芜心田播下美好的种籽。继《南行记》之后，他又写出《南行记续篇》《南行记新篇》。如诗如画，如歌如泣的南行记系列小说，奠定了艾芜在文学史上不朽的地位。他是继鲁迅、茅盾、郭沫若之后，与巴金齐名的一代文豪。命运似乎注定艾芜不停地漂泊，从成都到昆明，从滇西到缅甸，从仰光到香港，从厦门到上海……其间多少悲欢，多少离合，多少屈辱，多

少自豪！正如高尔基在“人间”读“大学”，成为伟大的文豪，流浪生涯造就了中国的高尔基——流浪文豪艾芜。

19年前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这位刚出大学校门的省报记者，一个正作文学梦的青年，结识了心仪已久的名作家艾芜——中国的高尔基。

1972年8月，我到凉山彝族自治州采访。在雷波县城一家简陋的旅馆餐厅里，同行的何光廷君告诉我，艾老在这里！我惊喜地顺着他指示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位清瘦的老人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、一双黑布鞋，静静地坐在小桌边。如果不是何光廷告诉我，我决不会相信，这位普通的老人，就是写出《南行记》和《南行记续篇》的名作家艾芜。晚上，我和何光廷敲开艾老的房门，表示了两个文学青年对他的景仰、尊敬。

回到昭觉，在州委招待所，我们又与艾老巧遇。于是，每天吃过晚饭，艾老便约我们一同上街“观察生活”。艾老兴致勃勃地看彝族同胞弹琴、喝酒，看男子披的“查尔瓦”，看妇女银晃晃的领饰、头饰。艾老还请人来座谈，有时则步行下乡去采访。有一天，我采访了一位彝族汽车司机，他的身世和遭遇很悲惨，也很有戏剧性。回到招待所，我讲给艾老听。艾老拉着我，马上要到那位彝族同胞家去。可是，天黑了，又下着大雨。我劝阻了艾老，并且不解地问：“您这么大年纪（当年68岁）了，为啥偏到凉山来体验生活？”后来，我才知道，“文革”一开始，艾老就被抄家、批斗。1968年，艾老被关进成都北郊的昭觉寺监狱，每月只发给15元的生活费。子女也受到牵连，大儿子被撵出北京某科研单位，发配到川东一个山沟小厂里；小儿子到农村插队，“接受再教育”；女儿医学院毕业分到凉山州最偏僻县份的乡下卫生院……尽管备受摧残，艾老对党、对祖国仍然充满了信心，

信仰矢志不渝。1972年春节，搞专案的人问艾老：想出去吗？出去干什么？艾老回答：“今年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30周年，如果能出去，我要下乡体验生活，写东西纪念。”果然，半年后，艾老刚一获释，就带着从凉山回蓉探亲的女儿，默默地沿着他当年步行入滇的路线，从成都到宜宾，然后乘上小轮船，逆金沙江而上，向凉山进发。江风猎猎，艾老站在甲板上，任江风吹动稀疏的白发。此时此刻，谁能理解他百感交集的心境啊！

艾老就这样来到凉山。不久，他写出了反映凉山新生活的中篇小说。第一章《高高的山上》刚刚在复刊的《四川文艺》上发表，于会泳之流马上当头一棒，先是在文化部简报上点名，然后又在刊物上公开批判。艾老，又一次被迫沉默了。

早在中学时，我就喜欢艾老的《南行记》、《南行记续篇》等作品。现在，有幸与老作家住在同一城市，我便常常登门求教。

从凉山回来不久，我兴冲冲地拿了一篇小说习作去请艾老指导。几天后，我上艾老家聆听意见。艾老开门见山，问我：“你大概很喜欢外国文学吧？”我愣了，不知艾老为什么问这个。艾老笑着说：“你的文章，欧化句子很多。写文章要兼顾民族习惯，你看老舍的文章，平白如话，没有长句子。”

我的脸发烧了。艾老又谆谆教诲我：“初学写作，要经历一个由模仿到创造的过程，就跟画画一样，先是模仿、写生，以后才能独立创造。”接着，艾老教我如何观察生活，如何积累语言。末了，艾老说：“要形成自己的风格，就要向自己喜爱的作家学习，坚持不懈。”艾老建议我先写散文，多练笔。他在空落落的书柜里（造反派已把藏书洗劫一空，只剩下些外文原版书）找了半天，找到一册鲁迅先生翻译的西班牙作家巴罗哈的《山民牧唱》。

艾老把书递给我，让我好好研读。

1976年8月，继唐山大地震之后，四川松潘平武又发生7.9级地震。我到震区采访归来，写了一篇报告文学。文章匆匆写好，我便请艾老转一家文学杂志。不久，我接到退稿，心绪不好，上艾老家聊天。艾老对我说，我的文章他看了，有些段落不错，很感人，但通篇看来，缺乏典型性，艺术感染力不强。接着，他给我讲了《圣经》上的一个故事：一位年轻的母亲，心爱的儿子在流浪途中饿死了。这个女人在人前没有掉一滴泪，只是默默无言地抱着爱子的尸体向荒无人烟的沙漠走去。在没人的地方，女人放下孩子的尸体，放声大哭起来……艾老讲完故事，对我说：“这个故事情节就是这么简单，可是把一个丧失爱子的母亲的感情写得多么深刻，多么动人！”艾老的用意我明白。文学是写人的，写人就要写人的感情，就要写得具体生动呀。

1977年秋天，我要到西藏去采访。临行前，我到艾老家辞行。艾老鼓励我：“能跑完川藏路的人不多，能写出作品的更少，你仔细观察，好好写一写。”

我遵照艾老的教诲，沿途记了详细的观察日记。回到成都交了新闻通讯后，便动笔写旅途散记。我写出初稿，便忙不及地送艾老指教。过了几天，我去拜访艾老。艾老委婉地开导我：“写文章不要拾现成诗句和生僻词语，而要用自己的话说出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，写出自己独特的感受，才能打动读者。你看契诃夫的《草原》，通过九岁小男孩叶鲁希卡的眼睛和感受，把草原写得多么生动，多真实……”艾老还要我细读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。

艾老一席话，使我茅塞顿开。我几易其稿，前后写了一年。后来，我终于把改好的一组川藏高原散记又送请艾老指教，并希

望艾老动笔替我润色。一周以后，我到艾老家取稿子。艾老正在接待客人。我接过自己的稿子，见上面没有任何修改记号，微微有些失望。艾老侧过身对我说：“稿子我看了，写得很有色彩。我没到过西藏，不好给你改。泸定桥一篇印象不深，你再改改吧！”

本来，我已经对这组散记丧失了信心，听艾老一说，仿佛打了一针强心剂，又来情绪了。我把稿子拿回家，利用业余时间反复修改。大约又磨了一年左右，这组描述川藏高原风光和藏族风情习俗的散记陆续发表了。每当听到赞扬声，我就想，如果没有艾老的鼓励和指点，我的这组散记只好胎死腹中了。

又有一次，我将一篇报告文学送请艾老指正。几天后，当我再上艾老家时，一进屋，我吃了一惊：写字台上、饭桌上都摊着书，其中一本英文版的世界名画家介绍，翻开的一页是意大利画家达·芬奇的名画《蒙娜丽莎》。我的稿子就放在这本打开的书旁边。我的稿子中提到过这幅名画及其作者，艾老这是在为我核实描写是否精确啊！当时，艾老即将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一员访问日本，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，可是为了一个后生晚辈的文章他却如此认真，如此费神！我很不好意思。艾老一边鼓励我，一边指点我再调整文章结构，再凝炼语言，说着又从书柜里找出一本英文版的戏剧集，推荐其中一幕剧，说写了女演员的手，可供我参考。我又感动又惭愧：出校门十年，英文丢生了，我无法领受艾老的好意。

后来，这篇报告文学终于修改出来了。发表以后，引起了反响，还获得四川省首届优秀作品奖。可谁知道，我的作品里饱含着艾老的心血！

受到艾老关怀的文学青年，不止我一个。一些文学青年经常

慕名寄来稿子，艾老便抽出时间，看稿，复信，或是向有关刊物推荐。有的青年来信索要稿笺书刊，艾老也总是买了寄去。艾老对文学青年，实在是常常怀着一颗深切的爱护之心。

记得，1974年3月底，我从外地采访归来，到家的当晚正赶上妻子临产，我把她送进医院，陪伴她度过焦灼的不眠之夜。儿子来到人间，我又高兴又不安，当时四川副食品供应紧张，而我们两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，经济十分窘迫。傍晚，当我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，一进门，就发现桌子上摆着红纸包的鸡蛋，还有一套小孩衣服。我愣住了，谁送来的？母亲告诉我，是两位老人刚才送来的。我打听两位老人的外貌，便断定是艾老和王蕾嘉师母。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……

记得，1976年夏天，唐山大地震搅得人惶惶不安。一天，有关部门通知当夜可能有地震。我家住在质量很差的楼房里，妻和我发愁了。艾老知道了地震消息，非要我和妻搬到他家住，说他家是木质平房，不至于有太大危险，万一不行，也好躲避。却不过艾老的情意，我和妻，在艾老家厨房隔壁的小房间里，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夜晚。由于紧张，我迟迟睡不着。也不知何时入梦。朦胧中，我听到刷刷的响声，以为地震来了，猛然惊醒。我穿好衣服出门，天已大亮，见艾老抱着一支大竹扫帚，正在扫院子……

艾老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有一颗极其善良的心，他把全部的爱，都倾注到普通人，特别是文学青年的身上，待他们如待儿女一样。

艾老，教我写文章，也教我怎样做人。我在心中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：写写艾老，让更多的人了解他，热爱他，也让更多做文学梦的青年，让更多处于逆境中正在奋斗的青年，从艾老身上汲取精神力量。

于是，我开始认真研读艾老的著作，并且有意识地沿着艾老南行的足迹，六次到云南边疆。在德宏，在西双版纳，我住过傣家竹楼；在瑞丽江边，在澜沧江边，我陷入了沉思和遐想；我跟景颇兄弟一起喝大叶茶，跟白族姐妹泛舟洱海，眺望苍山；我独自一人，沿着昆明古老的街道漫步，寻觅着漂泊文学家的足迹……在东海边那座大都市，我在复兴路（当年的拉菲德路）法国梧桐林荫道上徘徊，体验青年小说家艾芜和女诗人王蕾嘉并肩漫步的心境……在细雨蒙蒙的桂林，我登上七星岩透过雨幕分辨着施家园、独秀峰……

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，寻觅，艾芜老师的生平在我心海中重现。最近四年，我利用创作假，（每年12个月中属于我自由支配的30天）请艾老和蕾嘉师母回顾他们坎坷的人生旅程，一边采访，一边读书，一边写作。更多的时候是每天下班以后的“加班”。四年间，我几乎没有休息过节假日、星期天。白天干本职工作，晚上开夜车写作。拉出初稿，接着又不停地修改、补充、润色，终于在今年初夏，完成了这部传记。如果读者，特别是青年读者，通过这部传记能够从艾芜的人生之路，文学之路受到一些启迪和鼓舞的话，那么，笔者近年陡增的白发也是值得的。

愿读者喜爱和尊敬本书的传主——艾芜。

- 装帧设计：刘素霞
- 肖像题字：刘 勇
- 责任编辑：珍 尔

第一章 寂寞的童年，苦闷的学生时代

清朝初年，从湖广等地大批移民来川，开垦荒地，复兴水利，使宋末元初被蒙古铁骑入川烧杀抢掠造成的人烟稀少，荒凉贫瘠的成都平原恢复了生机。湖北麻城孝感一户汤姓人家，也在这次移民中举家西迁，在距成都北门80里彭县与新繁县交界的地方，扎下根来，从事农耕。传了数代，汤家已成为有田产300亩的大户人家。

清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五月初七日，距新繁县清流场20里路的乡下，紧傍两条小河的一座门字形的茅草院落里，响起男婴嘹亮的啼声。等候在院坝里的汤乾围老先生，手拈胡须，严峻的瘦脸上微微露出笑容。长子坤庸聪慧好学，若不是取消了科举制度，他说不定能考上秀才，光宗耀祖。现在，长房添丁，说不定，又是个读书的料子。汤老先生背手踱步，口里念念有词，为长孙想好了一个名字——道耕，韩愈不是鼓吹文以载道吗，就让长孙在文学之途上，不停地笔耕下去吧。汤老先生科场失意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长孙身上了。孙子的确没有辜负祖父的希望，饱读诗书，笔耕不息，日后成为中外闻名的大作家艾芜。

就像桑树叶子的叶脉一样，成都平原的沟渠纵横，终年流着都江堰的长流水。农民们在沟渠旁栽上速生的桤木树，水冬瓜树，

还有芭茅，夏天看去像绿色的城垣一样。农民们都爱傍水畔居住，一家一户一个小院子，房前屋后栽上竹子，过不几年，茂密的竹林就掩住了农舍。清溪流水幽径斜，竹林深处有人家。这是成都附近农村的典型写照。

汤乾围幼年丧母，在后娘当权的家庭中养成孤僻冷漠的脾气，对儿孙也难得有好脸色。虽然是农民，可他从不下田耕种，把庄稼活委托给长年月伙，自己设馆教书。他那副庄重严厉的面貌，原本是监督学生的，却也永远留在家里。在祖父威严的眼光下面，小道耕不敢高声唱歌，不敢吹口哨，不敢嘻嘻哈哈，不敢蹦蹦跳跳。他只好躲在母亲房里，堆粗糙的木块子玩耍，或是翻看父亲的一些有图画的书。他最喜欢的事就是跟母亲去河边洗衣服。母亲背着吃奶的弟弟，拎着一竹筐要淘洗的衣服，小道耕扛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捶衣棒，小脸通红，气喘吁吁，步履蹒跚地走在母亲身边，那么惹人疼爱。

道耕太害怕祖父了，所以，最喜欢跟母亲出外走亲戚，到外婆家做客。外婆家住在新兴县城南门外，距道耕家二十多里路。每次去外婆家道耕就像过年一样高兴。这是一种别有情趣的旅行，母亲坐鸡公车（一种独轮小车），道耕和弟弟则坐在雇工挑的竹箩筐里，头刚刚可以伸在箩筐外面，一路上看风景。一行人要过一条大河，俗名兴隆堰，地图上标为湔江，道耕只见一片烟波浩淼的江水，从远远的地方流来，又向远远的地方流去，两头都望不到边，河两岸密密的竹林，就像一片片绿色的云雾。过了这条江，道耕最感兴趣的，就是田野里小河边的竹筒水车了。沟渠里的水冲动车水打转，车轮周围的竹筒就一只接一只地，将水舀起来，一一倒进田中。而道耕家乡的田地较高，不能用这样省事的车水，那要修成塘，套上马或牛拉动水车，才能提起水来灌田。

外婆家是失掉了土地的书香人家。道耕小小年纪，已经体会到外婆家破败寂寞的气氛。外婆常常带上母亲进城去，留下小道耕跟小姨守家。他一次次出外看母亲回来没有。站在大门口，就可望见一里路外一长排灰黑色的城墙，墙垛上露出黄色琉璃瓦的文庙，庙子附近耸立着许多柏树。在城墙东南转角地方，露出高高的魁星阁。小道耕一趟趟地出门望母亲，直至薄暮时分，一群群乌鸦，哇哇叫着飞落在文庙附近柏树枝头。文庙和魁星阁上头的天空，抹着落日的红黄色余光。这乌鸦叫，这落日余光，使小道耕感到不安，母亲还不回来，莫非不要我了吗？他心头升起无可奈何的悲哀和凄凉。

母亲终日辛劳，洗一大家人的衣服，煮一大家人的饭食，还喂了一大群猪。她沉默地操劳家务，不声不响，手脚不停，抑郁的神情隐隐挂在脸上。小道耕大概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，也寡言少语，带点抑郁气质。他最喜欢母亲，一刻也离不得。家里他喜欢的另一人是祖母。道耕祖母的娘家，也是湖北移民，只是她家的读书人比较多，她的大哥和她的侄儿，得过秀才，她的弟弟中过举人。她自己认得很多字，能够背诵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。祖母常常教导道耕念些诗句，还常常给孙儿讲故事。只要看见祖母在庭前广柑树下面梳头，小道耕便高兴地端个小板凳，到祖母身边坐下，扯着祖母衣裳央求：“婆，摆个龙门阵哪！”

于是，祖母就边梳头边给道耕讲故事，什么《安安送米》、《打鱼雀》、《魏小儿西天问活佛》。小道耕一会儿专心听，一会儿惊叫，一会儿难过得要流泪，一会儿欢得拍巴掌，这个敏感内向的孩子，完全进入了故事情景中去。在寂寞枯燥的幼年时代，祖母的故事好像奇异美妙的花朵，灿然开放在小道耕的心田，激发了他的形象思维。可以说，祖母是在他心里撒下爱好文学的种

子的播种人。

在家里不好玩，小道耕便跟着父亲到两三里路外的小学，去看人家读书。学校是乡下的庙子，雅名翠云山，又叫高庙子，庙里供着泥菩萨的大殿，就作教室。父亲也叫小道耕跟学生们一样，规规矩矩地坐在一个座位上，不许随便走，还常把教科书放在小道耕面前，让他随便翻看里面的插图。插图看熟了，小道耕又猜图书旁边的文字。有学生在旁边念，时间长了，道耕自己也认识书旁边的字句：“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。”

春天的成都平原，就像书上诗句描写的那样美。平原上没有山，小道耕特别喜欢爬学校所在地高庙子的土包子。平时走路，只觉得金黄色的油菜花高过头，碧绿的麦苗拂着脸，踮起脚尖，也望不远。而今登高一望，一朵朵油菜花变成一大片好看的黄缎子，一株株麦苗，变成了一大片绿色的地毯，有时，还能望见平原西边露出一条带状远山，洁白明亮，那是杜甫诗里描写的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的大雪山吗？站在高高的土包上眺望风景，小道耕的心飞向田野，他真想变成一只小鸟，自由自在地飞翔在蓝天。

待到让道耕正式念书的时候，他却厌倦起学校生活来。有时，他要小心眼，吃早饭时故意“绝食”，想把读书的事情赖掉。父亲吃好饭，强行拉他出门，他就嚎哭着，躺倒在田里的龙须菜上。母亲赶紧上前哄他。还把家里不常吃的豆腐乳，拿给他下饭。小道耕这才含着泪，草草扒上两口饭，很不情愿地跟着父亲去学校。

在道耕念完初小第四册的那一年，祖父跟四个兄弟分了家，得到汤家老院子，即曾祖父住的院子的一半。搬进老院子一年后，大约是1913年吧，父亲调到清流场的火神庙小学教书。这正

是道耕从九岁到十岁的年头，弟弟道安大约七岁，两兄弟都随父亲去火神庙小学念书。由于四年级人多，教室里没有空座位，九岁的道耕与那些十七八岁的学生一比，年纪相差太远，老是怕兮兮的，便只好留在父亲任教的三年级。重读三年级，道耕不在乎，他常常渴望的，倒是星期天和节假日，好跟小伙伴们打起光脚脚板，到花红草绿的田野去玩耍跑跳。祖父和父亲科场失意，对读书这一道，早已厌倦了，任由道耕去放野马，也不管束他。倒是母亲，很重视儿子的学业，每逢儿子报告了功课进度和成绩，她便喜不自胜地说：“好！你不要做声，等下煮饭，我就煮个蛋给你！”

道耕班上，有个年纪稍比他大的同学，叫何秉彝，也是应该升上四年级的，也因没有空座位而暂留在三年级。何秉彝人很机灵，说话乖巧，讨人喜欢。他能使老师严厉的脸上，泛起和蔼的笑容。所以，羞涩，不善言谈的道耕，便把他当成崇拜偶像。何秉彝功课也好，有一次，全班被一道数学题难住了，这时已升入四年级，只是自修座位还在三年级教室的何秉彝，却轻而易举地在黑板上演算出来。

父亲在火神庙教书一年后，又被派到别处教书，地方远，道耕两兄弟只好跟随祖父读书。这时，祖父应祖母娘家聘请，去做家庭教师。一年之中，道耕跟着祖父，读完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还通读完了《诗经》。读了古文，道耕并不懂，只觉得换了环境新鲜有味。祖母的娘家姓梁，住家院落很大，树木极多，有许多高大的柏树，还有一种叫百家子的竹子，都和果木园子连在一起。道耕和表兄表妹们，常在课间休息时，走进园林或小竹丛中，寻找鸟窝，偷取窝里的鸟蛋。有时，祖父有事，放他们半天假，孩子们跑到院子后面，下到竹篱